

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学研究项目

中华五十年

彝族指路丛书

贵州卷(一)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MINZUCHUBANSHE

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学研究项目

彝族指路叢書

甲辰五松堂

貴州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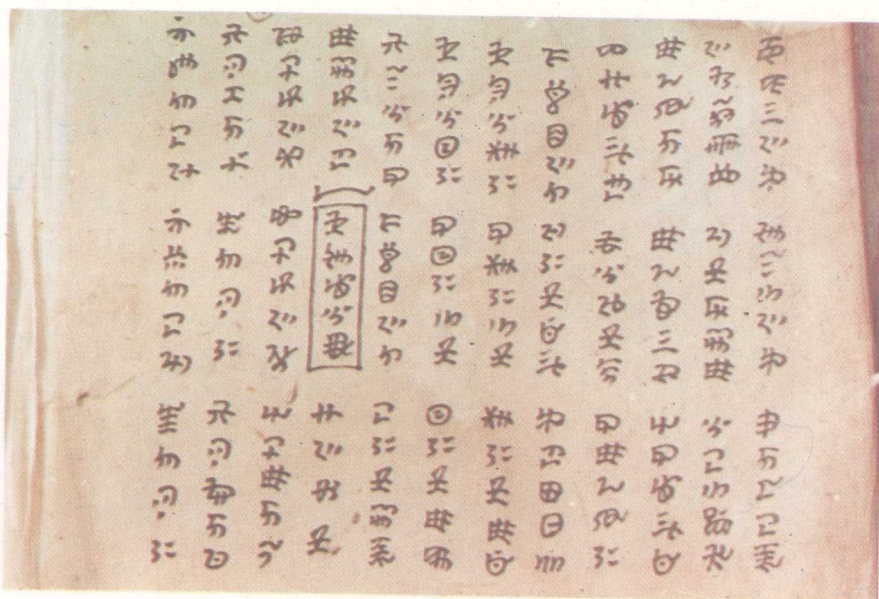
四川民族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2 号

彝族指路丛书

*

整理翻译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责任编辑	朱德齐 克 迪
封面设计	周宝工 梅定开
技术设计	李明德 齐吉古尔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一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13950 行
印 数	1——1700 册
书 号	ISBN7-5409-0790-8/B·20
定 价	36.00 元



一、在贵州省毕节地区搜集的彝文古籍《彝族指路丛书》原稿之一



二、贵州省毕节地区老专员李仿尧(彝族)、中共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彝族)、毕节地区副专员禄智明(彝族)、毕节地区民委主任陈长友(彝族)等同志在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指导工作。



三、贵州省毕节地区老专员李仿尧、中共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同志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人员研究工作。



四、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同志在集体编译《彝族指路丛书》。



五、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同志在聚精会神地审订《彝族指路丛书》书稿。

《彝族指路丛书》编译委员会

主 编 陈长友

副主编 王继超（常务） 禄智毅 陈朝贤

编 委 陈长友 王继超 禄智毅 陈朝贤 王运权
王仕举 王子国 马昌达 罗天才

审 订 王运权 王仕举 王继超 王子国 马昌达

摄 影 王继超 杨介宇

插 图 杨介宇

彝文、国际音标缮写 杨文贵

序

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项目之一的《彝族指路丛书》第一集，已在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和各县民委的配合努力下翻译出来了。面对曾被译为“送魂经”、“阴路指明”等等的彝文古籍译稿，那年月令人心悸的“左”的摧残又浮现在眼前。因此，在审稿过程中，本文译者提出要我为该书出版写《序》。我想是要我出面说几句矫邪防非的话，他们心里才踏实。翻译工作者们的心情可以理解，特别是对《彝族指路丛书》作个历史的评价，确也应该。

就我知见所及，汉文记录彝族文化的史志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邛都夷者……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笮都夷者……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时为公元前一世纪，距今 2000 多年）。公元后，有《华阳国志》提到“夷中有舛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时为公元三世纪，距今 1600 多年）。由此看来，在东晋成（汉）李势时期，汉族人民已熟知彝族知识分子（耆老）和谙练彝文典籍（夷经）了。如果在距今 1600 年前没有可观的彝文翻译作品，当时的“南人言论”中，“虽学者”也很难“半引夷经”。这仅是笔者管窥之见。

但是，就我们黔西北乌蒙山区彝族文化对外界的影响而言，明

代水西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送子入应天太学时,有彝族知识分子带上彝文典籍到南京作彝汉双语对照教学当是事实(现北京故宫有藏本可证)。要说用彝汉文对照翻译介绍彝文古籍正式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先例,要算 1936 年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编送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了。这本彝汉文版巨著,是贵州毕节地区当时年逾古稀的彝族知识分子罗文笔先生在旧社会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花三年功夫致双目失明译译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彝汉文版《宇宙人文论》,也是我们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陈英等几位彝族老先生在艰难曲折的时期翻译出来的。

正因为在我们边远闭塞的黔西北高原上有这样的光辉业绩,现在又承担着《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等国家重点抢救出版项目的整理翻译任务,从而吸引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会在这里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对我们毕节地区彝文古籍抢救整理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我被特邀列席会议,听取了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报告,又得与国家古籍办李鸿范等老前辈和四省区一些古籍专业工作者广泛接触,于我进益尤多。会议在讨论具体协作项目中,涉及贵州,特别是涉及毕节地区 4000 多册彝文古籍藏书中项目的内容较多,需要我们做党政工作的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国办(1984)30 号文件,把“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的指示纳入工作议事日程;大力帮助协调,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在过去推行错误路线时期，彝族“布摩”曾经被诬为“巫师”、“牛鬼蛇神”，彝文古籍被称为“罗鬼夷书”，当作“四旧”加以横扫，不分青红皂白，不加比较鉴别一律打倒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已经在政治上平反了，在学术上也说清楚了。经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几经上下的彝文翻译组已列入正式编制，恢复了正常工作。翻译工作者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工作，不必再心有余悸了。

我在北京学习期间，课余常去中央民院看望带病顽强工作的宁哈老师，他把彝族历史文献班学生练习翻译的滇、川、黔、桂各地指路经典中所述地名在图上标出一条条起迄线路，各条路线都指向滇西和滇东北一带。这就充分说明昆明以北的东西地带是彝族祖先的发祥地。其所指路线，就是彝族各家支的迁徙路线。这使我深刻认识到彝族指路经典的学术价值，又领会到儿时父辈每逢祭祀忙乎不已的意义在于朴实的祖先崇敬。

《彝族指路丛书》应属“祖宗崇拜”范畴的经典。祖宗祭祀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古朴的宗教仪式。如《礼记·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啻，祖顓琐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琐而宗禹；殷人禘啻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啻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彝族历来视宗祭为大事，过去每逢丧祭，宗亲不论贫富贵贱，集众子孙、姻亲歌舞赴奠，以表悼念之情，歌颂先世祖宗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以先世为楷模，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获得祖宗“赐福保佑”，以此作为维系宗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祭毕，需由“布摩”一一指点本家族古代迁徙经过的山川、河流和原野地名，“引导”死者返回祖先的发祥地，以示崇拜祖宗，叶落归根。

因此，我认为彝族的指路仪式是出于一种古朴的信仰。所以，需要讲明，我们现在讨论研究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是为了正确认识人类的童年，探讨人类文明起源。我们今天抢救、翻译、整理、出版《彝族指路丛书》等少数民族古籍，是为了发扬各民族在长期的物质耕耘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以万千智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拓、进取的劳动结晶；也体现出“雪莲、金达莱、索玛”等 56 朵花的独特个性和艳丽色彩。

由于我对彝文古籍研究不深，只好尊此书翻译工作者之嘱，浅言数语为序，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禄文斌 谨识

一九九〇年元月于毕节

前 言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何况人乎！

彝族先民勇于开拓，善于进取，由于各种原因，不避艰险，千里迢迢，辗转迁徙，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以图生存发展。在各种严酷的斗争中，彝族先民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生存发展着，创造了古老的彝文，创造了辉煌灿烂、流金溢彩的文化，为光芒四射、饮誉世界的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光彩。

彝族先民虽远离故土，但对故土总是魂牵梦绕，一往情深，恋恋不忘，哪怕年再久，时再长，山再高，路再遥，也冲不淡、隔不断对故土的一片眷恋深情。对彝族先民来说，对故土的情思有如形影相随；生不能回故土，死后也要回故土。故尔，立下了死后要把灵魂指回故土的规矩，世代相传，相沿成俗，并用古老的彝文写成《指路书》，使指路这件事规范化、制度化。

指路是在死者的住地进行的。规定必须由布摩主持。先说死者的功绩和福气，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帖。死者为尊，活着的人都尊敬死者。对亡灵安慰了一番之后，就请享用祭品，出灵堂到斋场，穿戴甲冑，拿起武器，跨上骏马，赶着牺牲，经火化场，然后开始起程。由布摩按照祖宗迁徙的路线指引亡灵返回故土，说明沿途歇息地点，山川险阻，猛兽肆扰，种种困难，然后一一指点排难解危的

方法，把亡灵指引到达目的地。并告诉亡灵到达目的地之后，要按自己所属的家族去找自己的位置。各个家族亡灵的归宿地都有不同的标志，告诫亡灵要辨认清楚，不可有误。最后，布摩向亡灵告别，指路的事就算完成。

贵州省毕节地区各县各个彝族家族的《指路书》中所指的路线各有不同，但苟恒（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城郊的祖姆巴嘎（威宁上帝庙大山）、巴底侯吐（威宁草海）是大多数家族的《指路书》都提到的共同地点。由此可知，威宁草海一带是毕节地区大多数彝族迁徙途中的中转站。

毕节地区大多数彝族家族的《指路书》都是指引亡灵渡过贵州西部与云南东部交界处的牛栏江，然后进入云南境内。由此可知，我们毕节地区大多数彝族的故地在云南省境内。毕节地区的彝族各家族离开云南故土后，经过万水千山，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现在居住的这块土地上。但是一切又得从“零”开始。为了开辟毕节地区这块处女地，彝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场面自然是不难想象的。对于这块土地的开发利用，彝族先民可谓有劳矣！

亡灵在起程前要进餐，穿戴甲冑，手执武器，跨上骏马，披坚执锐，有如赴敌之将帅，威武雄壮，凄恻的气氛被淡化了。这一点显得很特别，这是为什么？在彝族人民的想象中，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且多艰险的归途，非如此不足以自卫。人们常常是根据人世间的社会实际去构想人死后的情景。亡灵披挂上马回故土，说明彝族先民在迁徙中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历史的折射。

《指路书》中所说的彝族先民迁徙的路线是实实在在的。书中

提到的毕节地区境内的山、水、地名，大多沿用至今，有三百多个地名词条，经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审订，被即将出版的国家《中国地名大词典》所采纳。至于有少数山、水、地名没有沿用下来，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历史变迁，时代的推移和用汉语文无法准确音译和记载彝地名，给原来的彝地名造成难以复原的现象，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现象当然不应该是《指路书》本身的责任了。

无疑，本书具有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地名学、考古学等彝学多学科研究价值，特别是书中的场面描写、景物描写、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该书以五言句式为主，音调和谐，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在遣词造句上，还使用了“互文”的手段，“异义互补，合而见义”。在表现手法上，赋、比、兴不时处处可见。由此可知，此书还有文学上的价值。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族先民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上的独特风格，显示了彝族先民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彝族先民远离故土，又思恋故土，饮水思源不忘其本，得鱼而不忘筌，得新而不忘旧，对故土一往情深的心态，是热爱家乡的牢固思想基础，也是爱国的牢固思想基础，是有助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思故土，不恋家乡的人是不能成为伟大的爱国者的。

鉴于此书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的专家、学者经过多次缜密的研究和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并决定四省区各自整理翻译各自的《指路书》，总称为《彝族指路丛书》。我们在整理翻译毕节地区的《指路书》时，凡涉及省外的山、水、地名时，注释从略，待到兄弟省区的《指路书》翻译出版

时，有关山、水、地名就会明白了。

现在，经过全体翻译人员的努力，《指路丛书》第一集翻译工作已经完成。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和经验所限，如有纰漏之处，尚希读者不吝赐教，用匡不逮，是为至幸！

陈长友 一九九〇年元月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65
第三卷	101
第四卷	173
第五卷	221
第六卷	271
第七卷	333

第一卷

翻译整理	王仕举
审 订	王运权 陈大进

